

賓

萌

集

禮篇

寶萌集五

德清俞樾

奏定文廟祀典記

咸豐六年十有一月河南學政臣懋言昔孔子周流列國同時賢大夫其克協聖心者於篇則有伯玉於鄭則有子產而觀論語所載則於子產尤稱道弗衰蓋孔子在鄭嘗以兄事之及其卒也爲之流涕今文廟從祀有蘧瑗而無公孫僑非所以遵循聖心修明祀事也臣比因校士再至鄭州登東里之虛渡溱洧之水緬懷遺愛想見其人夫附驥益顯非必及門篇鄭兩賢事同一體瑗既從事僑胡獨遺臣愚以爲先賢鄭大夫公孫僑

宜從祀 文廟大成殿兩廡又按孔子有兄曰孟皮故  
論語稱孔子以兄子妻南容而史記弟子列傳有孔子  
兄子孔忠蓋皆孟皮之子也孟皮言行無所表見然既  
爲孔子之兄則亦祀典所不可闕者孔子曰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今以孔子爲帝王萬世之師京師郡縣  
莫不崇祀上及其祖下逮其孫而獨缺其兄揆之至聖  
之心或者猶有憾乎 臣愚以爲孟皮宜配享 文廟崇  
聖祠奏上 詔下其議於禮部僉曰宜如 臣 懋言爰定  
公孫僑從祀大成殿西廡位林放上孟皮配享崇聖祠  
位西向第一

天子俞焉于是上自國學下至郡縣學咸奉行如  
詔書禮也其明年樞以人言免官自惟奉職無狀不稱  
朝廷遣使者之意惟此二事祀典存焉且孟皮之議實  
發于先臣蓋先臣有詠古詩四章其次章爲孟皮未與  
配享而作奉承先志幸無失隊念漢世如乙瑛請置卒  
史韓勅造立禮器咸刻石勒名垂示後世作而不紀後  
無述焉爰著本末以誌方來乃爲頌曰

英英子產君子之風兄事勿替尼父所欽宜祀于庶以  
尊孔心扶彼蘧氏爲聖作朋

孟皮弱足不良能行有開必先實惟聖兄所求未能聖

心悲傷配食先代祀事孔明

春在堂記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 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爲  
重道光三十年余成進士 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  
皆疑焉後知由湘鄉相公時相公以禮部侍郎充闈卷  
官得余文極賞之且因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  
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收無異他日所至  
未可量也遂以第一進呈然余竟淪棄終身負吾公期  
望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  
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窮愁著

述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  
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歲在疆園單闕  
請公書之而記其緣起焉

胡雲林先生飛雲山授經圖記

素王殂落道在六經暴瀛閭位焚如棄如闔習不彰卯  
金代興彗掃頑凶遺書始出山厓屋壁往往而在老師  
大生口受其文心通其義洙泗微言庶幾未沫繇唐歷  
宋是式是遵後世德薄蔑棄古舊易泐先天之學書習  
後出之木顛到剝摧厥緒用微 聖朝憫憐首崇古學  
于是碩儒輩出昭前之美新安勝區學者斯萃婺源之

江休甯之戴海內瞻仰譬猶高山維績溪胡氏自明諸  
生東峯先生以來咸研綜典藝甄極絃緯九傳而至雲  
林先生齟齬入學耄期不亂優游名山傳述樸學後生  
歎誦播爲丹青先生有令子曰培系子繼約身剛己克  
紹先軌余與之游因獲覽觀而私記之讚曰

維古經訓重專家兮游談不根以儒戲兮吁嗟先生古  
之徒兮董理六書窮萌芽兮說詩地理無齟齬兮先生  
雖往德音遐兮謂余不信視斯圖兮

胡春喬先生遺書記

績溪胡氏自明諸生東峯先生以來以經學世其家代

有撰述八傳而至春喬先生諱秉虔字伯敬以名進士  
官刑部主事後改就本班以知縣起家官至甘肅丹噶  
爾同知所至有治聲詳見其孫肇昕所撰行畧先生自  
幼嗜學宦游京師出彭文勤朱文正阮文達諸巨公之  
門而吾鄉姚文僖高郵王文簡武進張皋聞先生皆其  
同年友故其學有根柢尤精於聲音詁詁之學所著有  
周易小識八卷尙書小識六卷論語小識八卷卦本圖  
考一卷尙書序錄一卷毛詩序錄四卷漢西京博士考  
二卷甘州明季成仁錄四卷河州景忠錄三卷又有經  
義閩斯錄槐南麗澤編月令小識四書釋名小學卮言



對牀夜話惜分齋叢錄銷夏錄文集詩集各如千卷詳見其從子培輩所撰遺書記嗚呼先生之學可謂博矣越于同治七年主講詒經精舍而先生之從子曰培系子繼以先生遺書來凡五種曰卦本圖考曰尙書序錄曰甘州成仁錄皆原記所有者曰古韻論三卷曰說文管見三卷皆原記所無者越受而讀之信乎先生之學之博而於聲音訓詁爲尤精也夫古音自鄭氏庠以來崑山顧氏婺源江氏金壇段氏休甯戴氏曲阜孔氏吾鄉歸安嚴氏各有成書先生於其後補葺之所論細入毫芒墻不可易至說文一書明季如王船山顧亭林兩

先生之博極羣書而始一終亥之本竟未之見其爲絕學久矣 國朝諸大儒始講明之先生此書謙曰管見然發明古音古義多獨得之見此二書者卓然其可傳矣樾幼失學中年以後鑽擊經訓困而學之一無所得讀先生書望洋向若而已安足以知學海之津涯哉重違子繼之意輒書數語于其後歎誦之外不知所云

高氏祠堂記

昔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者不敢顧其私而仁者不敢遺其親顧其私非義也遺其親非仁也若郭君曰長之立高氏宗祠也其仁與義兩得之乎君名德炎本

姓高氏廣東潮陽人自幼出爲郭氏後器宇恢拓識量淵深輕財上義有古烈士風故能遭遇

盛時自致通顯以六部郎中加鹽運使銜

賞戴花翎垂纓影組翹步郎署一時藉藉稱郭氏有子矣然而落葉糞本物之理也飲其流思其原人之情也今郭氏已顯融光大而高氏之壠焚黃不及君之心歎焉爰請於

朝乞以其官封本生三代是時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凡士大夫篤念所生以情陳請者罔弗俞乃

詔封君本生曾祖父及祖若父皆通議大夫母皆淑人君奉

璽書感激涕泗交頤敬布几筵具告已邁辰選時致身貴顯及

聖天子加恩泉壤之至意而又念在高氏時故有兄德耀不幸短命先父母遺體更無異人大懼高氏之不血食乃營善地筮吉日剏立高氏宗祠垣墉之丹雘之巋焉而隆其堂竊焉而深其室下至井園罔不潔清榆擇高氏之賢者使爲之後而奉其祀若節春秋以烝以嘗凡高氏無鬲者皆附祭焉祠成求余文爲之記客有獻

疑者曰古有爲人後之禮無爲異姓後之禮旣異姓矣於所生乎何有郭君此舉禮歟非禮歟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詩不云乎調他人父則疑出後異姓者古亦有之郭君旣不敢背郭氏又不忍忘高氏

天子哀其志爲褒封高氏三代皆如其官然則郭君之所爲

聖人固許之矣抑又嘗考之國語晉有大夫郭偃而墨子之書稱晉文公染於舅犯高偃是郭偃亦稱高偃蓋高郭一聲之轉耳三代以下小史莫世繫之職廢而氏族混淆遂不可考故有一姓而實非同姓者如王氏或

出舜後爲姚姓或出王子晉後爲姬姓是矣有非一姓而實同姓者如杜子美有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則唐杜同姓矣韓退之送何堅序曰何於韓同姓爲近則何韓同姓矣高之與郭或亦猶是與君以高氏子爲郭氏後不肯郭氏不忘高氏君子以其不肯郭氏爲義不忘高氏爲仁仁且義禮也客不能詰遠遁告去於是撰次其言而爲之記

吳縣重建關帝廟碑

惟 聖清與天剖靈符百神率職有司奉祀咸秩無紊咸豐中以關帝靈應尤著 制詔禮官晉之中祀

于是廟制與句龍棄孔子侔盛比尊牲牢舞溢靡不登  
進用昭上儀薄海內外是式是遵吳縣飲馬橋故有關  
帝廟權輿于明洪武十二年

國朝康熙三十六年繕完葺之乾隆六年增建後閣至  
三十八年又擴舊制闢左右門樹前垣焉雕甍鏤楹焜  
耀中衢兒童走牽厥角其下父老謳吟稱述靈貺相傳  
順治之初大兵南下順刃者生蘇刃者死悚悒黔首駭  
瞿奔觸乞命于神總兵官土國寶入自盤門至于橋下  
恍忽有見英姿颯爽乘馬翰如乃共羅拜不僂一人庶  
我無疆斯之謂歟咸豐十年粵賊之亂燬于兵火疆宇

既復唐貌未嘗吳縣知縣唐君翰題明允篤信克寬克  
仁下車未期百廢具舉乃尋遺址瞻顧咨嗟懼上無以  
稱 詔書崇極大神之義下無以慰吳民之心爰屬其  
耆老而謀焉庀材鳩工一日首事垣墉丹雘罔不胥飾  
前堂後室悉還舊觀材美工巧有加于昔若節春秋齋  
戒奉祀神歆其祭民受其福于時德清俞樾薄游于吳  
聿觀厥成樂爲之記因述本末刊嘉石焉銘曰

赫赫明神惟漢虎臣皓然之氣昭同于天竝天四海莫  
不蒙恩維吳有唐祀事孔虔中遭元二越在荆榛明府  
涖止乃謀鼎新匪曰新之舊貫是仁降福吳土於萬斯



年

鄒氏恩卹全錄序

咸豐之末粵賊爲封狐雄虺糜沸東南而吾浙實終受

其毒自上章之歲以至重光杭城陷陷匪一而再竄竄

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衣冠塗炭閭閻煨燼吁其

酷矣天厭厥亂光啓中興王師茲騰電發羣盜殄夷東

南永綏

天子憫羣黎之不安遂此百罹

制詔

有司凡官若民歿于王事或抗節不辱咸與褒揚于是  
錢唐鄒氏以積勞病故聞者四人曰山東莘縣知縣諱  
淦曰候選訓導諱志路曰內閣中書諱在官曰江蘇候

補府照磨諱福昌其婦人以殉難聞者五人曰在官之妻程曰在陸之妻陸曰志路之妻湯曰在寬之妻湯曰在寅之妻張其女子子適人者六人曰高光陞之妻曰吳理綜之妻曰周柱生之妻曰陳繼鄒之妻曰孫國培之妻曰徐承敬之妻未適人者三人女子子之女子二人曰高曰陳咸 賜卹 賜旌如律令禮也夫義重于身人臣之高節賞延于世 國家之令典有美弗記後無述焉莘縣君有子曰在衡孝友淵懿博學于文作爲歌詩摘其光曜詞文旨遠庶傳方來舊史氏俞樾讀而歎之伏惟述先德示後昆所以勸孝也陳

國家恩德之厚所以勸忠也嘉其原木忠孝匪直彫章  
縉采而已故樂爲之序焉

書張文敏劉文清所書上海曹氏志傳後

余童子時侍先朝議君卽問言乾隆中侍御曹劍亭先  
生劾和珅事云先生至熱河待罪

高宗純皇帝召入論之曰爾讀書人不讀易歟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先生叩頭流涕而出嗚呼先生  
之直非

純皇帝之聖則禍且不測矣觀于有明楊沈諸公而後  
歟先生遭際盛時得以行其志所謂主聖臣直千載一

時者也。甫故上海巨族，其先有諱泰曾者，爲福建莆田令，治鄭元振獄，以執法拂大府意，坐以失入劾去之。於侍御爲大父行侍御事至。

仁廟時，大白壘書發，美海內咸知，而莆田君事卒不得白。旣歿之後，其所治鄭獄舊牘猶封置篋中，題曰官可黜，案不可易，嗚呼！是亦可悲也矣。州縣之官，屢于督撫有所屈抑，噤不得一言。

朝廷雖明聖，無由知之。吾是以因侍御而重爲莆田君惜也。爲莆田君作傳者，黃山布衣朱和，字介山，書之者張文敏也。銘侍御君之墓者，朱文正公書之者，劉文清

公也其邑人王叔彝太守刻入詒安堂藏帖曹海林學博其昆裔也合爲一卷出以示余因書其後

書應敏齋觀察所記張貞女事後

余同年生應敏齋觀察出所記張貞女事示余余大書奇貞苦節四字於其卷首或問余曰未嫁而爲夫守節禮與余應之曰禮記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正義曰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夫婦人不二斬在室爲父母已嫁爲夫今聞壻死斬衰往弔是固以夫之報

服之也惟是聖人制禮本乎人情使必斬衰三年終身不嫁則是強人以所難行而中人以下之人其不能仰而跂者眾矣故爲之制旣葬而除之除之而女得嫁于他族斯禮也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而使天下可以通行也世之儒者執此以繩天下之女子見有未嫁夫死而爲之守者輒以非禮詆之嗚呼過矣士昏禮鄭注曰婦人年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是許嫁之後此身已有所繫屬矣故必待成昏之夕夫親爲脫纓今不幸夫死此纓孰脫之乎將遂不脫而又繫於他族乎是一繫再繫也將自脫之待其許嫁他族而又著

纓乎是繫而不繫也以是言之設有壻死往弔而遂不歸奉舅姑撫嗣子數十年如一日者聖人必深許之也必不以非禮詆之也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聖人錄其詩於邶風不以爲非禮明矣且夫聖人之禮豈獨未嫁夫死可以改嫁乎雖已嫁夫死亦可以改嫁也是故禮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使執此而謂夫死改嫁禮也可乎不可乎或據曾子問篇昏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致嫁禮也婿  
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是婿之  
父母死且得改嫁况婿死乎是固不然夫禮經之晦久  
矣此經兩曰禮也具有深意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  
此禮之正也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此禮之權也曰婿  
弗取而後嫁之可知婿取則仍歸此婿矣古人昏禮自  
納采問名至請期而成禮爲時初不甚久非如後世之  
論昏於鬢鬣之年也故遇父母之喪待至三年之後已  
爲曠日持久聖人知久要不忘之義非可概責之中人  
以下也故其制禮委曲如此亦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



而豈謂女必改嫁乎余所著羣經平義曾詳言之世儒不達禮意遂謂昏禮成於親迎未親迎之前猶塗人也改嫁不爲過嗚呼豈有塗人而聖人爲制斬衰之服者乎推不二斬之義女已爲壻斬衰矣設壻未葬而已之父母死必降而服期乃旣葬之後又還爲父母斬衰聖人制禮有如是浮游不定者乎夫斬衰之服三年之喪也聖人旣爲制斬衰之服必欲其終三年之喪苟不欲其終三年之喪必不爲制斬衰之服是故旣葬而除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是未廟見且未成婦况未成昏乎是又不然婦者對舅姑而言未廟見故未成婦非謂其未成乎妻也妻之道成於親迎而實始於許嫁許嫁之後已有夫矣傳曰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因夫在而然若不幸而夫死則固當奔赴矣且其斬衰往弔也見舅姑乎不見舅姑乎既往弔矣其必見舅姑可知也既見舅姑矣其已成婦又可知也是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示未成婦道也未成昏而夫死斬衰往弔示已有妻道也聖人制禮或遠之或近之豈可執一而論乎昔延陵季子一劍之細不因生死且心况女子以身許人

而忍負之

國家定制凡未昏守志者皆旌如例考之禮經則有斬衰之服稽之功令則有旌表之典然則子於貞女何譏焉余既以應問者因次敘其詞而書其後

舅氏平泉姚公家傳

姚公初名琨字仲瑜叟名慶寅又叟名光晉杭州仁和人所居臨平鎮有泉曰安平故自號平泉幼穎悟與兄康石公齊名應童子試皆以句股算術受知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補博士弟子員東石公名珣後以優行貢歲均早卒公事嫂撫兄子二十餘年如一日鄉里傳之

道光五年公年四十有六始舉於鄉八應禮部試卒不第充國史館騰錄二十六年一統志告成部議以知縣用公不樂吏職改授教諭南歸時年已六十有八矣遂不復遠遊主石門長興兩邑講席者數年至咸豐三年冬始選授上虞縣學教諭公旣之官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它廣文於新進諸生齟齬如也惟公獨否故虞人雖婦女豎子無不知公之賢每言及公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學校官故清苦公落落不善治生歲所入恆不給然親戚待以舉火者猶數家公於醫學甚精有求治者輒應之樾嘗侍公坐有人貿然來自道所苦

公卽爲切脈授以方并告以飲食所宜其人得方自去  
越問此何人公笑曰不識也其坦易類如此少時負經  
世之志喜論天下事道光初客吳中適歲大無時候官  
林文忠公爲江蘇按察使公上救荒議及疏濬三江水  
利議文忠甚憇之讀書不屑爲章句之學議論多先儒  
所未發常著性論三篇其畧曰性者何心之所生也故  
于文心生爲性天道不能有陽而無陰則人心不能有  
善而無惡善者乃吾性中之義理卽孟子性善之說也  
惡者乃吾性中之嗜欲卽荀子性惡之說也二者皆心  
之所生同原共軌而出故孔子曰性相近也或曰先儒

論性有義理氣質之分與子之說將無同曰非也氣質者天之所賦非心之所生不得以性名也氣有清濁質有厚薄得其清者靈秀而聰明得其濁者庸愚而昏昧得其厚者和平而寬大得其薄者殘刻而乖張乃稟賦之不同耳然得其清且厚者性中必善多而惡少得其濁且薄者性中必惡多而善少善多而惡少則惡不能奪善惡多而善少則善不能制惡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知愚以稟賦言非謂心生之性也又曰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是舉孔子盡性制命之說而到言之者也夫不曰盡性以至命而曰天命之謂性則是性中有

善無惡不必克己復禮扶陰抑陽而自無不善矣孟子之學出于子思遂發爲性善之說非孔子論性之旨也且此乃孟子初年之說及讀日之於昧一章則已明性之有善惡且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是卽孔子盡性至命之說而非復學思之說矣又曰孟子口之於昧數語卽佛家之六賊道家之三尸也聖人以扶陽抑陰之理盡克己復禮之功使嗜欲皆合乎義所謂盡性也蓋性之生於心之陽者魂也生於心之陰者魄也魂善而魄惡卽太極之陰陽也天生君子亦生小人聖人能使小人聽命於君子而天下治心有善性

亦有惡性聖人能使嗜欲皆合乎義理而吾心泊然不可謂吾心無嗜欲也又不可謂嗜欲盡可去也何也血肉之軀有魂又有魄也使有魂而無魄則必如佛之涅槃仙之尸解而後三尸六賊斬滅無遺矣然而鬼矣無用於世矣而謂聖人爲之乎公又著大學辯正其畧曰格物致知皆小學也大學之教以正心誠意爲始但大學所教必由小學而來故列格物致知於誠意之先原所自也本非大學所教何必釋又何必補宋儒不知此而支離割製紊亂甚矣公所著書惟詩十卷行於時瑣談三卷襍著二卷皆未寫定樾嘗受而讀之故錄其大



者著於篇吾母姚太恭人公之女弟也公於諸甥中獨甚喜樾每讀樾文輒歎曰天才也以弟四女妻之嘗謂樾曰薛歐兩五代史皆成於宋不得以相禪者遞推而上然至李存勖則直接李唐矣朱梁雖上受唐禪而下無所授苟削去之與宋之得統無損以唐固不受梁禪也何以薛歐及通鑑綱目必合爲五代附朱溫盜賊于帝王之列哉吾擬撰一書爲十一國志以李克用爲首以其用唐正朔也其次則王建朱溫楊行密劉巖王審知以其同時開國不相臣屬也其次爲石敬瑭劉知遠而以劉崇并人又其次爲李昇又其次爲郭威凡十

一國國自爲書如陳壽三國志之例而楚與南平吳越  
則別爲載記各以其臣附之蓋唐宋之間敝而無紀不  
得執宋人之見以五代爲正統也吾精力已衰恐不能  
成此書子盍爲我成之樾唯謝不敏然謹志之不敢  
忘公歿之前十許日手書寄樾於吳中曰老氏言人之  
大患在吾有身此語已涉佛氏然道德一經有體有用  
可以治世非佛氏所及孔子十翼吾味之皆老氏之旨  
也豈可以異端斥之乎上虞無可語此者故爲爾言之  
時公固無恙也俄而病病中起居猶如故一夕忽有兩  
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

不見其明日公卒時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也年八十有一公之未至上虞也曾夢至一處四面山若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及至虞游仙姑洞宛如所夢公笑曰吾前生豈山中老僧歟因繪圖記之公在虞凡六年愛其地僻而民樸有終焉之志故其歿也卽葬於上虞之長者山

樾旣私爲公立傳乃妄論其後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聞道之難也若吾公者殆所謂聞道者歟公生平以信天翁自比樾請其說公曰易不云乎天之所右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吾之謂也然則公之窮理盡性以至命者於此可見矣公自言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故行年八十而神明不衰信乎其間道者也

王封公傳

公姓王氏諱瑤楨字戟門揚州寶應人祖諱箴本以恩貢就職直隸州州判未仕卒寶應縣志文苑有傳父諱曰晉爲郡學增生早卒公時尙幼哀毀骨立見者驚歎謂成人不及也事母劉以孝聞王氏故寶應著姓在順治時有曰有容者以恩貢知江西泰和縣多異政民私諡清惠卽公六世祖也其四世伯祖式丹康熙四

十二年進士 廷對第一世稱樓村先生伯曾祖懋茲

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教授 特旨授編修入直 上

書房有文集行世 四庫全書著錄所稱白田草堂集

是也公承家學益自刻厲善爲功令文字入縣學旋補

增廣生員居鄉教授生徒從者甚眾門下大生往往掇

巍科躋華廡而公竟以諸生終其於榮利恬如也家故

貧自奉尤儉齋衣履敝乃易之一冠或十年然性好義

樂成人之美嘗客海陵鄰有女子已許嫁而婿遠出不

歸母貧不能守鬻女爲人妾女將行與母抱持大哭聞

於外公入問之曰若女爲妾願乎母垂涕煖曰願則胡

哭迫於寒餓耳公卽質行篋中衣代償聘錢七十五千女遂輟行後卒歸其壻又公葭莩戚有婦任身而夫死貧不能自存公曰此婦或死或他適腹中子不保則其夫絕無後矣宜調之調之婦竟舉一男又有巨族婦夫死貧無子族之人莫之顧異姓又引嫌不敢預公資以金擇其族之賢者後之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公之謂也又有許嫁而夫死者將斬衰而往舅姑以貧不能養辭公曰奈何使貞女不得行其志乎遂出金助之女之族女之夫族以公出金畢出金貞女遂如夫氏以終凡公所爲多此類鄉里以此稱公公曰孟子

言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吾亦行吾不忍人之心而已  
他何知焉道光十一年大水明年饑公戒鄉人飲中酒  
起曰吾儕飲酒樂甚如溝中瘠何乃議率錢振之活數  
萬人公長子凱泰道光三十年進士以編修授浙江按  
察使今遷廣東布政使次子毓敏縣學生入貲以同知  
注選籍孫臚卿豫卿皆有名巽會中識者謂天之報施善  
人未有艾也公年七十二以同治二年卒於家妻楊前  
公卒有賢聲

論曰昔讀太史公書於顏氏子之天盜跖之壽反復太  
息疑天道之不可問然景惠陰德罕樂陽施炳煥前載

又何也嘗以數十年來耳目所聞見證之凡子孫炎炎  
隆隆大昌其家者其祖若父必有利澤及人者也不則  
陸媻任卹爲鄉里所推服者也嗚呼誰謂天道之貳差  
乎越與凱泰同年成進士又以長女女豫卿故得備聞  
公遺事益信歐陽子之言爲善固無不報矣

贊曰哲人雖往遺澤孔攸旣厚其本必豐其條先德往  
獻後福來疇維彼造物孰云不儻王氏之興捷於鼓枹  
言告來哲天命不恤

周君雲笈外傳

周君名承謙後更名祖誥字雲笈杭州仁和人祖諱駿



發以名孝廉作令江西有政聲父諱肇蓮始自城中遷於臨平鎮君弱冠有大志不苟言笑每言節義事輒張目握拳或擊案有聲其婦爲平泉舅氏長女與余婦兄弟也故余與君少相狎嘗偕至永平庵庵故傾圮兩人同坐階石上縱談當世事君顧謂余曰人能不惜頭顱然後百事可爲余甚壯之道光二十年舉於鄉試禮部者七次卒不第咸豐三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江西君志在成進士頗不自得已而歎曰是吾祖宦游之地也敢不勉乎是時粵賊犯江西省城雖已解圍而賊蹤四出境無安土君子身赴豫章襍被蕭然與寒士不異

居一年代理豐城縣適鄱陽水發幾毀隄岸君晝夜堵禦須髮皆白又自出養廉銀爲部民倡于是民爭出錢修築隄岸不日而成遂以安堵及君去任民送者數千人饑者道相望君在豐城纔四月耳其德政感人已如此已而奉檄署安義縣安義小邑無險可守四面皆賊巢或勸無往君曰是何言歟卽日具車而行旣至命鄉自爲守人自爲戰善必賞惡必罰事無大小皆親決不藉手胥吏夜則徒步巡行雨雪無間故雖寇警疊至而盜賊斂迹市井晏如父老稱江西第一好官云六年正月賊氛愈迫幕客家童皆星檄君知事不可爲以一死

自矢顏色如平時先將獄囚及倉庫錢糧具公牘送省中而自居危城不少動十九日黎明賊大至君率鄉勇數百人出城大呼殺賊手刃四人君亦身受數刃竟力竭而死年四十有四賊退後有吳姓者失其名求得君骸骨面如生佩有象牙章一其文曰敬爾在公部民莫不感泣巡撫以其事聞

詔贈知府銜入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

論曰守土之吏與城同存亡固其分也然自粵賊驛騷東南蹂躪幾徧所在官吏輒先去爲民望及賊退又引爲己功以收復告嗚呼守土者類如此賊所至千里無

堅城何怪哉君在官止數十日賊猝至或稍避其鋒人  
猶諒之而竟死何其壯也君於國史宜有傳余舊史  
官也竊撰次其事實爲外傳以誦凡守土者每憶君永  
平庵中之言則其死難時意氣之盛可以想見矣

汪君樵鄰傳

汪君名翔麟字東垣樵鄰其自號也安海休甯人其先  
出唐越國公汪華君世居休甯東鄉之汪邨爲邑著姓  
五歲人塾讀書未成童十三經兩漢書文選皆卒業補  
博士弟子員鄉試屢薦皆不中君以家事餘冗不獲專  
力舉子業而所以期子弟者甚切又因所居僻遠子弟

無以廣交游通聲氣乃移家僑寓常州是時海內承平  
江南尤爲繁華淵藪君家世富厚獨恂恂無聲伎之好  
厚修脯豐摯幣延浙中知名士如丁庶常士元馬孝廉  
晉蕃輩課其子若弟而子舅氏姚平泉廣文及先君子  
先後主其家尤久子從先君子讀書因得識君君豪飲  
喜客取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之義名其所居  
曰樂數軒每至秋日度菊花數百盆張燈置酒召賓客  
觴詠其中或漏三下猶未休有秋興分詠銷寒偶吟諸  
集行于世皆其時所作也會母吳蒸人卒君以遺命歸  
新安舊里自是興亦稍衰矣君回徽後復延予至家教

其子凡六年君每日晨起必至子室談數語始去風雨  
寒暑無間君性喜施與又好醫雖不讀岐黃書而每得  
良方輒手錄以歸製如法有求者問所苦投之立愈君  
嘗自常州回嶽極舟險灘下山水驟至夜半舟人移牀  
柯植高處一失手舟隨流下駛行亂石閒瞋息數十里  
咸謂無全理忽有老人自岸上投以巨繩遂得攀援就  
岸而老人已不見矣識者謂陰德之報云君自五十歲  
後絕不飲酒然繁無病咸豐四年十月君年六十矣自  
營生曠徧拜祖塋歸得寒疾是月十六日爲君生日猶  
起受家人禮越數日竟卒君長子芝芳受業於先君子

與予交甚厚次子鴻逵爲予門下大生早歲餼於庠頗有聲咸豐二年予入都君命逵也從行應順天試不中納貲得選六安州學訓導後改官工部主事咸豐十一年舉人三子鴻運諸子以予知君最深請爲之傳因書其大畧如此

論曰君孝友出於天性與人言諄諄然而人自敬畏之殆古所謂長者歟壽至六十婚嫁皆畢考終于家君歿之明年而徽亂休甯屢陷于賊流離遷徙民無所定死亡者過半而君已不見矣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君以一身備之天之

報施善人豈爽也哉

符烈婦傳

符烈婦姓牛氏河南嵩縣人父牛元吉婦生三歲許嫁同縣貢生符篆玉之子錫蕃道光十二年歸符氏年十七時舅姑皆在且有祖姑老而多病婦奉侍甚謹祖姑臨終謂其姑曰新婦真孝婦也婦歸十年而錫蕃卒無子婦欲死之其生母雷謂之曰爾尚有舅姑且婿無嗣柰何死乎婦曰諾已而嗣其夫兄之子廷揚爲子婦親教之或延揚讀書稍懈輒流涕自撻母子常相抱而哭咸豐二年舅姑相繼卒時廷揚已屢應童子試矣婦出



所蓄私貲爲廷揚援例入成均五年九月服闋婦如母氏省其生母數日始歸歸則與娣姒輩語家事又諄諄訓其子若婦語甚悉聞者咸謂偶語及之未之異也十月五日夜縊而死年四十歲距夫亡十有三年矣于是皆大驚歎聞于有司有司具其事以上時予爲河南學政手批其牘曰婦歷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從容就義可謂心堅金石者矣會同巡撫具題旌如例

論曰古所稱烈婦以身殉夫者衆矣大都於其夫初亡之日痛不欲生斷脰絕粒一暝不視斯固恆情之所難然或感於情或激於意氣一念之間慷慨引決事雖難

猶易也若符烈婦者距夫死十三年爲夫奉父母教嗣子至父母考終嗣子成立而後成其初志從容以死嗚呼此古烈丈夫之所難而乃得之女也

周孝女傳

周孝女名芝字淑英杭州仁和人贈知府署安義縣知縣周君之第三女母姚恭人于余爲舅之子于余婦則兄弟也孝女始生適余新婚安義君來賀且戲曰君已得一子婦矣又三年余長子紹蒸生遂聘爲婦性淑慎寡言笑不喜發人過女功餘暇好作字或靜坐而已內子極愛憐之謂吾家得佳婦咸豐六年正月安義君死

寇難事具余所譔安義君外傳女聞訃悲慟然啓處飲食仍如故四月十日女晨起盥櫛焚香于其父之位前拜且哭哭已入所臥室呼婢索茗飲母入視之側身臥牀中呼之則曰諾問有恙乎則曰無諸兄弟姊妹環問之應皆如是疑其得暴疾有嫗能以按摩治人疾趣使治之女向嫗搖手示勿欲召醫未至其伯父慕陶孝廉爲切脈脈初如常再按之已無脈比醫至氣已絕矣然側身臥如故體仍溫和貌益腴潤鼻孔有物出白而嫗如絮及歛已隔宿矣四肢猶能屈伸雙目俱閉或啓視之童子尙瑩然也女嘗語諸姝曰人生無疾而終至不

易得獨吾能之餘人無此福也將卒前一日檢所用筆  
墨及其父手蹟平時所摹寫者屏當置一篋以授其兄  
復謂諸兄弟曰吾父大節卓卓可傳行狀不可不早定  
也聞者亦不爲意迨後思之女若前知其將死者又嘗  
咄咄獨語曰宦遊何味今之仕宦者宜早勸令歸休矣  
時余方視學河南其明年卽以人言罷斯言也豈爲余  
發歟皆可異也卒年十有八

論曰世傳得道尸解者鼻有玉柱下垂女鼻孔物豈卽  
是歟女卒數月其姊伯英仲英同夕夢至一處見安義  
君南面坐女西面坐女出一紙示兩姊不甚可識中數

字差明白曰萬事如電耳異哉豈女果死而不死歟事雖不可知然安義君秉性慷慨又死王事所謂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者女從父九原其必不至泯然漸滅蓋可知矣

誥授通議大夫 賞戴花翎按察司銜貴州卽補道署平越直隸州兼署開州知州 贈太常寺卿世襲騎都尉戴君墓表

道光十七年余始應鄉試廂名副榜榜末爲戴君商山越二年而君舉于鄉又五年而成進士諸同年生咸詫曰吾榜成進士者尠君列榜末不數年擢高第以去豈

非吾榜之高才生歟乃始藉藉稱戴商山戴商山然而  
余固未之識也同治五年余寓吳下有戴氏子曰儒者  
投刺于吾門稱年家子而求見進而問焉則君之嗣子  
也手一編曰是君之家傳嗚呼君死矣余跼伏久于時  
事罕聞見不知君死狀受而讀之乃歎曰若君者豈獨  
吾榜之高材生歟乃當代之魁士名人也按家傳君諱  
鹿芝商山其自號也浙江蘭溪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  
二十七年補應朝考以知縣發貴州試用補印江縣  
知縣升朗岱同知歷署修文縣知縣定番州開州永甯  
州平越州知州代理安順府知府咸豐二年秋九月開

州賊何二攻陷州城君時攝開州牧冠服死于堂皇君才識明練勇於任事不畏疆圉不避艱阻其攝修文令也修文民屠福生謀叛前令上變大府卽命君往代之君疾馳至修文屠氏訶者日數輩三日夜無動靜意稍懈君忽單騎率數役馳入屠所居寨屠父子五人皆大驚厥角於地稱死罪君笑曰無恐從我歸耳皆傑然從行君釋其罪而用之後賊至屠父子殊死戰城竟以全焉其攝永甯州牧也州故苗疆頑民結寨自固者相望國盜伍王臣踞石頭寨地尤險大軍攻之未卽下以武功備羈縻之益偃蹇君偶有事於小箐距其寨甚近有

儻何鴉片而過者趾數千接於道問之皆賊黨也命奪  
而燒之一夫鏃頭突鬢六品冠服駢而前疾呼曰勿勿  
君誰何之曰吾石頭寨伍王臣也君大怒手掉之踏地  
欲殺之無刀顧曰刀來刀來倉卒無應者乃反接之以  
入城城中皆大驚或勸勿殺君怒曰賊來在我終不令  
爾曹獨死避明出伍王臣辜磔之竿其首縣之石頭寨  
明日仍有事于小箐則伍王臣妻子兄弟皆囚服道旁  
叩頭血漉漉求免死君揮以肱曰去去勉爲良民無犯  
吾法矣於是威望益振大吏倚之爲重所至羣盜皆屏  
氣莫敢枝梧然竟死何二之難先是開人獲穿窬二官



極枯之斃一人一踰數日不死憐而釋之卽何二也咸  
豐九年何二踞尚大坪以叛君時方擣平越州牧未至  
大府千里飛檄委君兼攝開州事君知開事急遂改道  
赴開賊知君有備不敢窺州城然踞巢穴如故君以兵  
禍不解民且廢耕思如屠福生事勸之降十年閏三月  
單騎馳賊營父老遮道留甚苦君曰吾計之孰矣彼脅  
從者皆吾民未必卽我害得遷延十許日雖殺我耕事  
畢矣聞者皆泣下旣至何二箕踞坐上其手曰官來吾  
英雄官亦英雄君吐曰否汝言何也吾汝父母若曹吾  
子耳父母不忍其子死來活汝汝言何也何二意稍沮

君百端陳說利害卒不聽居尙大坪賊巢者七月惟取  
所薦周易諸書讀之見賊輒怒罵然賊終不忍害竟送  
之回城羅拜而去曰公在吾曹敢闕城圍一步乎明年  
君坐事去官代者未至賊不知謂君行矣率眾攻城城  
無兵無餉無以守君檄調修文舊部至而修文距開數  
百里賊斷餉道士皆榜腹城遂陷君偕妻姚淑人坐堂  
上賊至淑人縊君手劍擊賊賊還擊之中額顱血湧出  
遂仆賊相戒勿殺君君復蘇顧其弟鹿榛曰吾此時心  
愈定亦愈清平日讀書之效至此驗矣吾生無愧怍死  
且爲神言已大笑遂卒嗚呼雖古所稱結纓銜須者何

以過哉事聞 贈太常寺卿子駒都尉世職蓋君雖以  
州牧死事然前已有 旨以道員用又加按察使銜故  
從三品例 賜卹且 詔原籍及死事之地皆建專祠  
以時致祭君雖死不朽矣君舊所部民間君死莫不流  
涕雖賊何二亦稱君爲貴州第一好官蓋其忠誠所感  
發如此然則吾儕當日藉藉稱戴商山戴商山其知君  
殊淺也君於 國史宜有傳其同鄉先達唐耕石銀臺  
入詳述其行事爲之家傳應敏齋觀察取以銘其墓藪  
之幽宮凡君歷官先後生卒年月及先世名諱具矣而  
嗣子儒又乞余一言余故舉其犖犖大者表于其阡俾

後世過墓而式者有可考焉

清故徵仕郎中書科中書程君墓誌銘

嗚呼粵賊驛騷東南所至無完城而不數年間禽獮草  
薙剝殄無遺非惟師武臣力也由

國家德澤深厚士大夫尙義者無不以敵讎爲念智者  
効謀富者輸力故舉事易而成功速也方咸豐三年金  
陵戒嚴方伯祁公謀以木橫截江流程君故以木爲業  
罄所有作筏屯兵安礮遮迤上游城陷後無以其事上  
聞者君亦不自言也後又以木製雲梯造浮橋助官軍  
克鎮江非所謂尙義之士能爲

朝廷敵愾者與君歿後八年其子詒孫爲吳縣訓導奉檄監紫陽書院適余主講席遂以狀乞銘余高君行誼故樂爲之銘焉按狀君姓程諱紱字澤雲其先世自隸縣篁墩徙居婺源遂爲婺源人君生有至性居喪骨立其仲父卒三子皆幼君養之教之以至成立素儉約惟好書籍勇施與在金陵時剏設義濟堂死不能殮者施之棺又於冬日設養幼局生子不能舉者收養之與人交有肝膽同鄉胡某木篔自金陵賊巢內流至京口守篔者爲黃秋桂髮聳然三月未鬚官軍獲之將置之法君力請免之願以家口保皆曰程君信人也可無疑黃

遂得免又有鄭某木篋流至并徒爲水軍所得君代贖  
出之且爲運之蘇人皆稱焉然君行事既有聲聲大者  
此固其緒餘矣咸豐九年金都轉安清至蘇州勸捐供  
皖北軍需凡木商之捐以君總之四月十六日君晨起  
趨舟猶無恙也中道痰忽登湧目冥眴不知人家入輩  
奔往舁歸已不復能言日加申遂歿年五十八  
生丈夫子四鍾銘詒孫鐸銘先君卒女子子四張錄孫  
國榮俞桂彬俞明忠皆女夫也孫四朝佐朝伯朝佑朝  
保某年月日諸子葬君于某原銘曰

其位不必崇其奉上則忠其家不必豐其施物則洪君

固不自言其功造物者亦不使食報於其躬吾銘其幽  
官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俞氏浙江德清人諱與唐詩人陸羽之字同故  
字儀伯晚年自號欄花世居東門外之南埭潛德不耀  
先祖南莊府君砥學礪行乾隆五十九年應鄉試中式  
矣將寫榜監臨某公見其年已七十曰是可邀 恩賜  
言于主考以它卷易之及循例入奏而年七十以上者  
止得副榜貢生某公悔焉人皆以爲惜南莊府君笑曰  
留此以貽子孫不更優乎事具家傳南莊府君年五十

無子先大母戴恭人禱于蘭村百子堂而府君以生幼  
穎悟先叔祖篤巖公開塾于家授唐人詩百餘首輒成  
誦年六歲南莊府君館城南徐氏遂攜以俱徐故巨族  
亭沼之勝甲一邑府君讀書其中十年今集中有茗雲  
草堂歌卽其地也府君于學無所不通而皆南莊府君  
所口授無它師嘉慶二年春南莊府君病秋八月病甚  
府君時已聘蔡恭人婚有日矣至是以戴恭人之命倉  
猝成禮禮成而南莊府君捐館舍自是家益落薄田數  
畝不足具餽粥乃館于新市李氏藉脩脯供甘旨蔡恭  
人佐以鍼帶僅乃足焉六年蔡恭人卒七年府君受知



學使者文遠皋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十年稽恭人來歸  
十一年卒是歲戴恭人亦卒府君哀毀幾不起于是家  
中事悉委之金氏姑金氏姑者南莊府君之季女適金  
氏數月而寡家貧恆居母氏戴恭人之歿也以府君託  
姑亦以姑託府君故內事皆姑主之至十八年吾母姚  
太恭人始來歸而金氏姑卒依府君以終府君服既闋  
益勛於學十五年鄉試蔣勵堂相國時撫吾浙于落卷  
中見府君文大異之手錄其名送敷文書院肄業學使  
者周道塘先生球湖試優行士見無府君名亟懸牌於  
門起入試雖皆不赴然自此名益盛二十一年舉於鄉

是科主浙試者直隸顧筠巖先生德慶安徽李樅亭先生振庸一時號得士焉府君游京師所交皆知名士趙竹泉少司寇方爲部暫延府君于家其三子皆以擊見筠巖先生于府君爲舉主亦命其子執弟子禮焉道光二年吳小匏明府招游萬全萬全隸宣花府所轄有張家口口外卽蒙古部落邊垂景物與內地絕異雖距京師僅五百里而出居庸關踰以唯嶺所經如懷來土木皆明代屯兵列戍與也先俺荅諸部相持之所蓋古戰場也府君旣連不得志于有司則以意之所鬱一發之於詩而耳目間見又有以副之以故萬全所作尤沈雄

博厚爲識者所推服七年出都同年吳姓郊明府留之  
丹徒署中遂徧探京口諸名勝間作廣陵游與借庵上  
人爲方外交八年冬又赴公車九年自京師南下客吳  
松十年又自京師客河南應康蘭皋中丞之招河南居  
天下中花事特盛牡丹備五色大或如斗中丞僑寓豫  
之懷慶府所居曰緱山村茂林修竹與南中無異故府  
君集中覃懷游草二卷皆言其地山水之美花木之饒  
而無幽愁顛顛之音亦可見府君所養也明年又自豫  
入晉太行山界豫晉之間綿延數百里路僅一縷鼻行  
亂山中九日而至晉府君每云吾足迹所至幾半天下

而北出居庸西踰太行則尤奇絕爲生平冠十五年南  
還客于毘陵主人海陽汪樵鄰明經嗜酒好客有蘭陵  
菊社詩行于時每夜張燈宴客或漏三下猶未休府君  
雅不善飲而與宴亦未嘗不歡其和易近人類如此二  
十三年兄林舉于鄉明年府君與俱北上蓋試禮部者  
十一次矣報罷南歸而府君年已六十有四遂不復遠  
游是歲樾舉于鄉府君色甚喜以樾未習鞍馬手爲治  
裝一襪一囊必躬視之時府君精力固未衰也俄病噎  
踰年不瘳二十六年春大寒病益甚然起居猶如故病  
中刪定詩集爲十六卷及門諸君以文就正者塗竄如

常時易簀前兩日晨起坐牖下時四方以書問疾者積寸許皆發視授林作覆函又爲手書寄越于新安命移枕就正寢甫就枕而神楛遂不復有言比越自新安馳歸距府君之歿十日矣嗚呼痛哉府君性純穆寡言笑重然諾雖寒士而能急人之急客京師時遇鄉人無以歸者輒助之歸已不足則代請之人必歸之而後已常至邑中有拜于路者驚問誰何其人曰君不識邪吾潘某也微君則長安餓孳耳乃始憶有此事笑而遣之自奉儉約衣履敝然後易生平無嗜好惟以圖籍自娛所著有印雪軒文集二卷詩集十六卷隨筆四卷讀二國

志隨筆一卷爲文章藁成寸腹而後書之不易一字其  
門下士顧君駿吳君斑皆成進士葉君世圻趙君景賢  
鄭君訓成汪君丙照皆舉孝廉晚年館鄭夢白中丞家  
從者益眾姚太恭人以府君年高勸謝客而府君意殊  
不倦誘掖益力居里中無疾言甚色而人自敬畏之道  
光四年自德清遷居仁和三之臨平爲林樾讀書計也然  
府君嘗曰吾家自元末提舉希賢公始居烏巾山下至  
今四百餘年枕山臨流繡勝交錯每新穀旣入盂飯壺  
酒互相招延猶見古人鄉鄰風俗之美吾雖奔走風塵  
終不忘此樂也以故林樾遵府君遺意歸葬於德清南

門外金鷲山之原府君生於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六日巳時歿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八日寅時年六十有六子二人林樾孫五人祖壽祖福祖綏紹萊紹瀛嗚呼以吾府君之才之學而蘊其所負不克見于時豈非命歟雖然士苟有以自立則區區之名固弗論也矧府君之著述足以傳後而其德足以覆翼我子孫雖以樾之不肖猶得蒙其餘澤以叨竊

聖世之科名則天之所以待府君者又豈薄歟當府君客覃懷時著詠古詩四章其次章蓋爲孟皮未與配享而發及越視學中州遂奏行之嗚呼此特一事耳而府

君之訖我後人者可見矣謹就耳目聞見所及譔次其事如右男樾述

先妣姚太夫人行述

先太夫人姓姚氏杭州仁和縣臨平鎮人姚故臨平舊族元劉大彬茅山志云姚俊錢唐人爲交阯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修道有冢在錢唐臨平墳壇厯然苗裔猶在今雖世系無可考然臨平之有姚氏舊矣太夫人祖諱之龍字意山故大學士孫文靖公有十友圖意山公其一也父諱樹楷字蘭皋母祝孺人太夫人之始生也其祖母傅孺人年老且瞽矣然精於星命之學用其



術推算笑謂祝孺人曰有福有壽不知誰家一老夫人也生六歲蘭皋公卒育於舅家祝氏者十有餘年年二十有八始歸先通奉公爲繼室先通奉公自領鄉薦後赴公車者十有一次常客游於外先兄林及樾皆太夫人自教之四子書畢始出就外傳所居在德清鄉閔苦無師乃遷居臨平先兄亦聘臨平孫氏親串相依以居太夫人治家儉通奉公所得脩脯雖不豐家無逋累內政井然至道光二十六年通奉公捐館舍時先兄及樾已先後舉於鄉仍藉館穀養母太夫人恆勉之曰毋替先型毋墮初志三十年樾成進士入詞林奉太夫人入

都旋以不耐北地嚴寒乞假送太夫人南返而先兄已  
以 寶錄館臚錄議敘知縣分發福建遂迎養至閩居  
閩二十年先兄由知縣起家官至福甯府知府方任永  
安縣知縣時粵賊擾旁縣勢甚迫切永安戒嚴或勸太  
夫人暫避太夫人曰吾子官此吾焉往歟率家人作女  
功如常邑之搢紳有至署者輒命入見又自出至各廟  
行香以安眾心由是民有固志無一外徙者城竟獲全  
焉同治十二年先兄卒於福甯榷時寓吳親往奉迎太  
夫人至吳下寓廬所賃屋在馬醫巷苦湫隘乃買地於  
其西築春在堂營曲園其明年太夫人年九十矣而是

歲適在

穆宗毅皇帝遏密八音期內乃先一月於

慈安皇太后萬壽之辰爲太夫人壽自中丞以下咸集  
故鄉親舊亦靡不至太夫人雖年逾大耋惟兩耳重聽  
步履少蹇而每看細書猶不用眼鏡平生謹慎安詳一  
器一皿無不安置妥帖整肅之意至老不衰光緒四年  
夏暑甚眠食皆無恙七月之末始有不安節醫者切脈  
猶曰無慮未卒前二日諸病皆愈至其日日加申謂槌  
曰此時極舒適命進糜粥半甌俄而驟發寒戰急加衣  
被而戰亦止索飲進米湯二匙稜湯一匙尙將繼進搖

首微示不欲俄頃之間神色遽變痛哉樾奉侍無狀致  
耄耄遐齡不能滿百其罪尙可逭哉太夫人生於乾隆  
五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子時歿於光緒四年八月十四  
日戌時年九十有三初以樾官封太孺人加級封太恭  
人後以兄林及樾長子紹萊官加級封太夫人卽於是  
歲合葬於先通奉公金鷺山之塋至今歲而太夫人百  
歲矣樾亦六十有五衰病積唐不久仍當依侍膝下因  
念太夫人一生事實若不及今撰次將遂泯滅乃輒述  
大略補刻入賓萌集第五卷附先通奉公行述之後以  
示子孫云爾男樾述